

附件 4

中国新闻奖参评作品推荐表

作品标题	“他是我的永恒骄傲”——杨振宁忆好友邓稼先		参评项目	基础类-通讯
			体裁	
			语种	中文
作者 (主创人员)	吴明静	编辑	胡倩	
原创单位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刊播单位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刊播版面	“中物院曙光视点”公众号	刊播日期	2021-9-24	
新媒体作品填报网址				
采编过程简介	<p>本文的写作背景是：2021年9月22日，杨振宁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贺杨先生百岁华诞在清华大学举行，会上，杨振宁先生发表讲话，表示自己践行了好友、著名物理学家邓稼先“共同途”的瞩望。</p> <p>本文回顾邓稼先与杨振宁从少年时期就结下的友谊，选取大量第一手资料，书写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国后与邓稼先再次相遇、向邓稼先询问中国独立自主研制原子弹的历程、在邓稼先因病去世前后的慰问、帮助和悼念的经历。展现了一代物理大师殊途同归、心心相照、互为骄傲的友谊。而相隔半个多世纪的“共同途”对话，呈现了他们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理想的坚守。</p>			
社会效果	<p>文章由邓稼先所在单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微信公众号“中物院曙光视点”发布，阅读量4011次，分享391次。</p>			
初推荐理由	<p>本文及时抓住了杨振宁先生百岁华诞回忆与好友邓稼先友谊这个热点和新闻点，将两位科学家跨越半个世纪的友谊进一步展开，与通常通过正面叙述来直接展现科学家感人事迹的角度不同，巧妙的从另一种角度展现邓稼先等老一辈科学家的理想信念和家国情怀，本文作者是邓稼先所在单位资深新闻宣传工作者，熟悉并掌握相关第一手资料，具有较强的新闻敏感性，立意高远，是难得的佳作。</p> <p style="text-align: right;">签名： (盖单位公章) 2022年 月 日</p>			

“他是我的永恒骄傲”——杨振宁忆好友邓稼先



9月22日，杨振宁先生在百岁之际再次回忆起自己的好友邓稼先，回应邓稼先半个世纪前对他的寄语“共同途”。这真挚的友谊跨越了生死，永存时空，令人感慨。

杨、邓两家是安徽同乡兼世交，邓稼先比杨振宁小2岁，他们是清华园中的游戏伙伴，北平崇德中学的校友，都经历过国破山河在的痛苦，先后到西南联合大学就读。成长期的经历决定了人们情感中最永恒的那部分，而刻在邓、杨二人青春时期的大背景就是中华民族的危亡旦夕。

1945年，杨振宁赴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48年10月，邓稼先考取了普渡大学物理系从事核物理研究，他夜以继日，只用了23个月，就修满了学分并完成了博士论文。

在美期间，邓稼先生活清苦，甚为拮据，幸得宽裕一些的杨振宁无私提供帮助。1949年暑假，邓稼先到芝加哥大学与杨振宁、杨振平兄弟团聚，这是他们在美国期间最尽兴的一次聚会。后来，邓稼先多次对妻子许鹿希谈及杨振宁对他的“恩情”。



1949年摄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左起：杨振宁、邓稼先、杨振平。

1950年8月20日，邓稼先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他根据自己了解的国际形势，特别是对朝鲜战争爆发的认识，决定尽快回国，在答辩后第9天就登上归国海轮，都没能看到自己的论文出版。回国后，邓稼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工作，1958年奉调二机部九所任一室主任，从此，他将自己的生命完全奉献给了中国的核武器事业。

杨振宁先生提到，1971年他首次回国，与邓稼先重逢，这件事对自己后来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实他的回国也为邓稼先赢得了一次转机，帮助邓稼先摆脱了一段不利的境遇。



1971 年的邓稼先

当时，221 基地开展了三次试验都不理想，这本来是科研过程中难免的曲折，但 221 基地处于军管中，又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军管借此上纲上线，要深挖阶级敌人，大开批斗会甚至现场审判，邓稼先、于敏、胡思得、朱建士等 30 多位理论部的同志都被勒令参加学习班。当时人们住的房间既是宿舍也是办公室，邓稼先和于敏住一间房间，他俩都被迫写检查，写得焦躁无奈。

一天，邓稼先突然接到上级来电，要他立即回京参加一项重要活动。什么活动，没有说明，回去后才知道，是杨振宁提出要与好友邓稼先见面。许鹿希说是杨振宁把邓稼先从“围攻”中解救了出来。

睽隔 21 年的好友见面，自然要畅叙别情，却又无法倾心交谈。杨振宁避免询问邓稼先工作地点，邓稼先倒是主动提及“在外地工作”，杨振宁也就没有再问。离开北京时，杨振宁终于忍不住发问，美国谣传 1948 年来中国的寒春（中文名，原名 Joan Hinton）参加了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是不是真的？邓稼先表示要去证实一下，再告诉好友。

邓稼先回去后，立即向上级请示，周总理明确指示：如实告知。于是邓稼先连夜写了一封信，送到在上海访问的杨振宁处。

后来，杨振宁先生多次提及自己在赴宴时接到邓稼先的信，他在席中就展开信件，邓稼先写到：

中国的原子武器工程除了在早期得到苏联极少的“援助”之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这封短短的信给杨振宁极大的感情震荡，以至于热泪盈眶，不得不去卫生间整理仪容。他在《邓稼先》一文中写到：

事后我自问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激动：为了民族的自豪？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

——我始终想不清楚。

在半个世纪之后，我们见到了邓稼先写的这封信，从文句中可感受到邓稼先当年落笔之时也是激动不已。杨振宁自然感受到了老友们的激动，感受到了在朴实的字里行间隐藏着的深沉的情感。他说他始终想不清楚，他未发现足够力量的言辞，能够准确表述他与好友之间涌动的磅礴心意。在他丰沛精彩的人生经历中，他始终没有丢下邓稼先。他曾对好友做出过这样的评价：

邓稼先是个很聪明的人，不过，我想他最重要的特点是诚恳的态度，不懈的精神，以及他对中国赤诚的要贡献一切的这个观点，……我可以想象，他就是全力以赴。

杨振宁问及的寒春，是费米（著名物理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学教授，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助手。她及哥哥韩丁、丈夫阳早均受到美国记者斯诺所著《红星照耀中国》的影响，被中国共产党所深深吸引，以“解放全人类的世界公民”的自觉投身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寒春于1948年春来到中国，1949年与阳早在陕北结婚，后一直在中国从事农牧业方面的工作。

也就在1971年的那次回国访问中，杨振宁偶然在山西昔阳县的大寨招待所与寒春相遇，惊喜万分中两人回忆了在芝加哥大学共事的往事。寒

春告诉杨振宁：自己把来中国的决定告诉费米时，“他没有反对，我对此永生感激。”

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了旧秩序和旧道德，在一场又一场动荡中，人们深刻意识到社会需要重建，需要革命与进步，人们在急切地找寻理想，修复自己的家园。

在中国，这一理想则因百年来国家残破贫穷、被列强欺辱瓜分而更为迫切。

以邓稼先、于敏、王淦昌等两弹一星元勋为代表的中国的优秀科学家们为这一理想付出了毕生的心血。

1986年7月29日，积劳成疾的邓稼先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二岁。在他病重期间，杨振宁多次探望，当时听说美国有一种特效药但尚未上市，杨振宁就在美国想办法购买并委托人带回国，但终因副作用太大未能用上。在邓稼先逝世前一个月，杨振宁带着一大束鲜花去医院，病床上的邓稼先对好友报以长久的凝视与微笑，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1986年6月摄于北京。杨振宁(右)到医院看望病中的邓稼先(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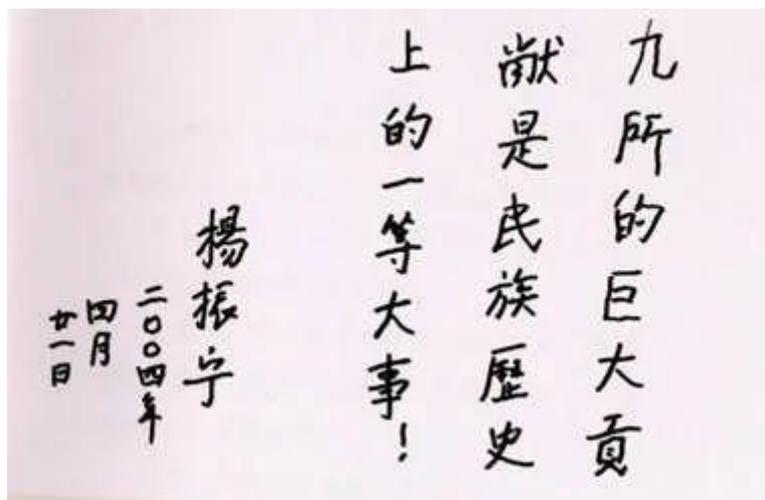
邓稼先去世后，杨振宁给许鹿希发来长篇唁电，饱含深情：

“……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骄傲。

邓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有意识地前进的，没有彷徨，没有矛盾。
……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里多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

2004年4月21日，杨振宁特意到花园路六号九所的小花园拜谒刚落成不久的邓稼先铜像。芳草萋萋，枝叶婆娑，杨先生注目凝视，亲手献上一束殷红的玫瑰，然后三鞠躬，垂手默立良久。拜谒后，杨振宁挥笔题辞：

九所的巨大贡献是民族历史上的一等大事！



也就是在2004年，杨振宁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发言说：

“别文化，如印度文化，别的政治体制，如巴西的“民主”，都没有中国文化的韧性，也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所以他们不能在一穷二白的时代发展出“两弹一星”，都不能在二十年内创造出经济起飞、都不能使城镇居民文盲率降到5%以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华文化的特点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也能够帮助中华民族解决目前的复杂的问题。”

杨振宁先生决定回国定居后，还曾回访过邓稼先与许鹿希的家。许鹿希一直没有搬家，还住在半个多世纪前邓稼先从研究所分得的房子里，连家具也没有更换。杨先生还可以坐在 1971 年坐过的旧沙发上。当年为了招待杨振宁的到访，研究所从办公室和图书馆紧急拉运了几件沙发和书柜来布置邓家简朴的客厅。



九所所史馆复刻的邓家客厅

胡思得于 2019 年陪同杨振宁访问四川梓潼的九院旧址，在邓稼先故居的墙上展示着一封书信的复制件，邓稼先在生命的最终时刻，还在记挂与于敏联名给中央的建议书。



杨振宁曾提到，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摄制《邓稼先传》，建议背景音乐采用五四时代的一首歌：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

他说，这首诞生于中国沦陷于任人宰割的时代的歌，自己是儿时从父亲那里学会的，至今也没有忘。

这首歌，或许能代表他和好友心心相照的“共同途”吧。